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十五回 行新政終成黨禍 漏法網巧遇知音

卻說胡志高在京供職，原想碰個機會施展抱負的，可巧遇著寧孫謀這班人，口口聲聲的鬧新政，恰巧朝廷召見他好幾次，不由的心中大喜道：「從此國家有了轉機了。」當即約了何意誠、泰新甫和孫謀相見，大家商量新政辦法，張大軍機知道上頭隆重他們，驕便又奏上一本，請在勤政殿設下幾張交椅，賜他們坐了，好商軍國大事。上頭允奏，從此孫謀天天上朝見駕，把胸中的學問經濟，一一展布出來，代上頭擬了多少旨意，樣樣事情都依著他的法兒去辦，通天底下的人倒也沒有說他壞的。孫謀自己犯疑，恐怕權柄太重，招人家的妒忌，因此上頭幾次要升授他官職，他再三力辭，又把幾樁緊要的事，交給京官中品高望重的人去辦，自己只在裡頭主持綱領，所以忌他的人雖然多，附和他的卻也不少。他所辦的新政，總不過是振興商務，開辦路礦，整飭武備，創設學堂幾個大關目，沒一件不是當辦的。內裡的事，有張大軍機這些人分任了去，外面的事，各督撫擔了責任，說不得也要辛苦一番。只是有幾位督撫，不免徘徊觀望，陽奉陰違，奉到旨意之後，並不認真整頓。被孫謀打聽著了，又面奏了上頭，下了幾道嚴旨，拿他們切責一番。其中卻有一位河南撫台，人甚開通，辦事出力，朝旨亦就拿他著實嘉獎。其時江蘇李撫台，得了這個風聲，便想迎合聖意，上了個改科舉廢八股的條陳，上頭准奏。正待舉行，不料惱壞了一位大八股家舊學黨的領袖，姓褚名家駒，表字伯驤，向來是文名鼎鼎，少年翰苑出身，而今官拜尚書之職。他見朝廷偏聽了寧孫謀的話，忽然大變朝章，很不自在，如今又要廢去八股，越發對人私議，很有些違背話頭，卻被都老爺又打聽著了，特地參了他一本，說他違背聖旨，阻撓新政。幸而有人替他洗刷，得以無事，褚尚書經過這番風浪，再也不敢多話了。後來裁官的上諭又下來，什麼詹事府、通政司、光祿寺、鴻臚寺、太僕寺、大理寺幾個衙門的官兒，又鼎沸起來，大家的議論都說：「我們好容易螢窗攻苦，掙扎得這個功名，餓雖餓不死，飽亦飽不了，只指望將來一步步薦升上去，內而侍郎尚書，外而封疆大吏，或者有個苦盡甘來之日。如今被他裁的裁，撤的撤，難道就這麼無故休致嗎？」正想會齊上本爭回，到底上頭天聰明，察邇見遠，果然又有上諭，叫他們等候路礦農工各局開辦之後，所有員缺，分別任使，大家才得安心。至於外省的官，本是幾年一調的，做好缺的，已經發過財，做壞缺的，是本不願意長做下去，聽見這裁撤的話，還不在意。那不在裁撤之列的督撫司道，見政府這般切實變法，卻都有些悚動的意思，不免把行新政的文書，雪片的發了下去，其實也不過敷衍搪塞，哄騙朝廷，一時那能夠改變過來。

閒話休敘，單說江蘇上海縣城裡，有一位老先生，姓齊名爾文，表字不虛，聽見朝廷這般舉動，歡喜的了不得。原來這齊不虛，本是個迂儒，生平沒有別的嗜好，就只看書呷酒，把那眼前的時務書，統通買齊，看了一個爽快。又把那紹興裝來的花雕酒，澆得心腸很熱，偏偏生在上海，正是那各國商務極繁盛去處，交涉事件也多，各省的信息，來往也靈，兼之報館林立，盡他寓日。妙在他有見解，曉得中國之事一言難盡，所以借著看書飲酒，以寄他的牢騷。一天早起，和一位守舊朋友，姓尤名效，表字則之的，同走出城，跑到大觀樓泡茶坐下。就有賣報的人，把五六張報在茶桌上放，不虛隨手取來，從頭讀去，恰好是詔各省廢寺觀為學堂的上諭，不虛正襟危坐的恭讀了一遍，卻不住的點頭道：「庵觀寺院，本是極腐敗的時代遺下來的，枉費錢財，養些無業之人，甚至窩藏匪類，邪盜姦淫等事，總出在這裡頭。官吏不知裁廢，還要扶助他們，算做功德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！如今改做學堂，真是化無用為有用，這不是聖人明見萬里，那能知道這般辦法？我總認定是寧先生的主意。」尤則之聽他這派謬論，大為動氣，本來是不肯看報的，要駁駁正他，只得順手取過報紙來，把上諭看過一遍，卻因是上諭，不敢說什麼，只罵姓寧的不該蠱惑聖聰，辦這些學堂出來，占去科舉地步。況且庵觀寺院，都是先朝敕建的，好把來一概廢掉嗎？只你佩服這姓寧的，同著了迷一般，我卻不來佩服他。

原來尤則之雖然是個讀書人，專喜結方外交，很迷信些什麼修練說法，正是齊不虛所深惡的。只因他心地無他，又是多年酒友，不肯輕棄舊交，所以還常常同在一起吃酒。但是談到時務上頭，兩人總要抬槓，弄得面紅耳熱，沒奈何才開交哩。這次不虛聽他駁的沒理，只當沒聽見一般，不則一聲。則之見話不投機，起身告別，下樓自去。不虛也不留他，仔仔細細把那幾張報看過，才曉得政報館要改為官報局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本當如此，這樣看來，上下通氣，我中國或者還有振興之一日。」一個人空歡喜了一回，獨自一人踱到酒樓喝酒。

看官！你道這政報館，是那個開的，原來就和孫謀同伴會試的來孟實、鄧亦虛二人開的。魏淡然也有股分在內。他二人主意，不過想開通民智，並沒觸犯忌諱的話頭，各省督撫都肯替他札派行銷，就是京中大老官看得還合式，想把來改為官報，一半也是迎合孫謀的意思。這時孫謀既然說動了聖意，真是君臣魚水，言聽計從，孫謀又叫淡然上了個創辦譯書局條陳，上諭准其開辦，賞給他五品京銜，就做了譯書局的總辦。于力夫也賞了個六品銜，做了譯書局的提調。和孫謀交好的于厚庵、胡志高諸人，都得了什麼軍機章京上行走，並准他們參預新政。接連就是改園法、修道路、廣郵政、練水軍、造戰艦這些上諭，一樁樁都被齊不虛看得清切，只當件件可以實行的了。因此，興致也就鼓舞起來，不覺多吃了幾壺酒，又呷了兩瓶薄荷水，年高的人，缸裡攔不住一寒一熱的攪，回去之後，第二天就生起病來，頭暈發燒，臥牀不起，不能再到大觀樓看報去了。病了一個多月，才漸漸的好起來。

原來不虛住在城裡，素性孤介，除一二酒友之外，並沒他人往來，那知外面的事。除吃酒外，又不肯浪費銀錢，所以有些報，都是在茶館裡順便看的。這天病好之後，正要出門，打聽都中消息，卻好他一位同學，從京裡會試回來，特地來拜。不虛接見道：「老同學，今科委屈了。」他這同學姓洪，名開明，表字子蒙，是一位極開通的朋友，會試不中，原想謀個學堂館地安身，在京候了許久，見寧、魏事敗，這才出京回來。當下聽得不虛慰藉他，倒觸動無限牢騷，歎口氣道：「先生不須說起，現在的科名，得了也沒甚意思，你看寧、魏二人，那樣了得，鬧到如今，始終犯了個叛逆大罪，雙雙逃到外國去了，徒然害死了許多有用的人才，真正意想不到之事。」不虛聽了他話，猶如一盆冷水，從頭灌下，詫道：「那有此事，莫非你造謠言嗎？」子蒙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沒見報麼？這是通國皆知，我造什麼謠言呢？」不虛道：「真的麼？這也難怪我，我自從前月底便沒看報，一直病了個把月，那裡會曉得外面的事呢？今天正打算出去探聽探聽消息，卻好遇見了你。好極，你替我把北京城裡近事，仔仔細細談給我聽聽。」子蒙就把孫謀怎麼在京存留不住，怎麼要想到上海管那官報局，怎麼上頭不信他了，就有許多官員奏他謀反，沒法的跳上火車、坐了公司船，前赴外洋。朝廷查出同黨幾人，一並正法，還要行文外國，捉他回來。幸虧外國的宰相，替他辨明心跡，後來才算得沒事，真正險哩。不虛長歎一聲，道：「這是國家的氣運，說他則甚。」不提兩人閒話。

且說孫謀果因在朝為舊黨所忌，刻刻自危，虧他同志的人多，自己又不吝錢財，買服了上下齊心，所以一有風聲，就能預先知道。一天有人來報：「寧先生快走罷，有人告你造反。」孫謀聽了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刻起身，騎馬出城。原來他早已曉得風聲不妙，這條路是預先打算好的。當下上了火車，只見淡然、力夫已在隔壁艙內，彼此都不招呼，像是不認得的一般。到了天津，碰巧有個公司船正待開出外洋，三人才上了船，那裡拿他的兵，已拿了北洋大臣照會，定要上船搜尋，又虧船主不曾答應，只得罷手而去。三人見船主異常感激，船主便留他三人在自己房間左近住下，可惜彼此言語不通，不能細訴衷曲。

且說此時寧、魏、于三人，既脫離大難，聚在一處，商量投奔之所。孫謀道：「我們到東京，是不妥的，那裡同志雖多，但是中國公使在彼，怕有不便，還是在橫濱上岸罷。」淡然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在橫濱做些買賣，也可以將就度日，只是本錢不多，將奈之何？」孫謀道：「不愁，我們只要碰著幾位同志，就好想法子的。」力夫回首中原，不禁淒然淚下說：「我們雖然跳出火坑，家中的父母妻兒，株連起來，都是死的。」孫謀道：「不妨，我想我們不過為人陷害，又沒犯什麼大罪，就是辦起來，也是罪不及孥的。況且你更沒有逆跡，怕什麼呢？我只愁京裡幾位熱血朋友，慘遭殺戮，實覺傷心得很。」說罷，也淌下淚來。淡然為人，本來多情，聽了這話，更是難過，當時相對黯然。只見那海裡的一帶秋山，也覺愁雲慘慘了。孫謀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道：「我們做的

事，那一件不是為國家盡忠謀劃的，如今被讒逃走，豈可就這般無聲無臭，埋沒了一世英名？我想到橫濱先開個報館，把同人一番熱心，先替他們表白一番，也叫後世知道我們的冤枉。你二位意下何如？」淡然、力夫聽了，俱各贊成，況且淡然又是文學專家，那有不願意做這事的，三人計劃一番，主意已定。

次日船到橫濱，不免大家上岸，覓個旅人宿先行住下。就有些同鄉知名的，彼此相訪。孫謀談到開報館的話，情願資助的人，卻也不少，於是就一面經營起來。亞東同洲之地，往來既近，信息也靈。忽聽得于侍郎下了天牢，又聽得胡何諸人均綁赴西市梟首，三人得此消息，不免大哭一回。又聽得華尚書方郎中，都因自己那樁事，朝廷異常寵任。三人又是一場憤怒，恨不得口誅筆伐，一泄胸中之氣才好。

那天于、魏出去看房子，安放新置的印書機器等件，孫謀獨坐無聊，寫了兩首歌詞，譜入琴中，自抒憂憤。不料適被東方仲亮聽見，彼此敘談起來，才知真是同志。又問出賈希仙蹤跡，只怕已經不在了，未免又是傷感一陣。仲亮問及孫謀為何來到橫濱？孫謀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待我慢慢和你細講。」二人入坐，談了一回，卻好于、魏二人回來，孫謀指示他們，彼此見面，不但同志，而且有希仙一層交情在內，覺得分外親熱。然後孫謀把自己在北京所做的事，一一細說出來，仲亮聽一節，贊一節，聽到後來，不覺目裂髮豎，歎道：「先生這番作事，雖然可驚可喜，只是還有些兒錯處。」孫謀呆了一會，心中詫異道：「我有什麼錯處，倒要請教。」正是：

中朝黨獄方逃網，海外同心又責言。

不知所言云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